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續文章正宗卷七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張德𢢤

欽定四庫全書

續文章正宗卷七

宋　真德秀　原本

倪澄　重編

明　胡松　增訂

敘事 名儒文人事迹 賢士大夫事迹

此兩門元本銓次未定今不敢自為區別姑併作一門而存其目

尹師魯墓誌銘

歐陽修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

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古今一作今古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一無此字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

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尹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名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陜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畧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畧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

部署坐城水洛與邊臣一作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一作亦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説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

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一作未）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一作訟師魯自盜）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隱（一作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其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

嫁家無餘貲容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一作近）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為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

校勘慶歷三年以祕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既已排羣議進退（一作用）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回避（一有於是二字）權倖畏斂不敢撓法干政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

公之補益為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為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漑田民以為利為公立生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之稅以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令參知政事唐公介時為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别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召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内銓御史吕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

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累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為政精明而世（一作於）閩人（一有尤字）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人（一作士）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為親至學舍執

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為孝否則深自愧恨為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祕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絶之然

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致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為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為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姦一有發字隱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

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暨百司因習竊弊切磨刻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即位數大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悤閒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南京留守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六蔡氏之譜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裒隱德不仕公

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為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于閩典方州領使一路二_{一作而}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彊如少者歲時為壽母子鬢髮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令閩人之為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為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以哭盡哀乃止嘗為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_{一有中}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

喧然事既聞上（一又有上字）以問公公即再拜愧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為文章清遒粹美有文集若干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書故其殘章斷藁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敕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卒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新即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為之惻然特贈吏部侍郎官其子

旻爲秘書省正字孫傳一作傳及弟之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賻卹以旻尚幼命守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外郎父諱琇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勻將作監主簿曰旬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謝仲規二尚幼以其年其月某日葬公於莆田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物寶惟士之賢巖巖𡺎公其

人傑然奮躬當朝讜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一作闕閭歸于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凡閩之人過者必肅

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孫公墓誌銘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為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為一無此字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

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

尤難於取士闢公紘所薦也數指致之一見大喜已而

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錄

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

祁公爲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

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

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

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爲樞密副使薦

于朝得秘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鋭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

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

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

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滬城水

洛于渭州部置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

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

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

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

以其事當去者上亟為罷之因以陳執中為參知政事

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觧職於是小
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
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
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
郎改直史館知陜府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
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内勁果遇事精明議
者謂公道德文章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
職然公處之益辨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

海郡貌山攻刼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
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為
精兵盜賊為息陜當東西衝吏苦厨傳而前為守者顧
毁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
望而亦莫之毁也陜人頼以紓後遂以為法其為轉運
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
吏而不納毁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
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

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台為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為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侍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説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

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祕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廪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巳子曾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賁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毋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寘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

五年七月丁酉葬公于陽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

銘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兮志則殭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一作京兆人後為泰州如皐一作海陵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

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

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一作宇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士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一作中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一無二字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一作試字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容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台為諸王官

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歳餘為光禄寺丞國子監直講廼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

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一作且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

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一作子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

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歷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一有且字七年徐州人孔直温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

復為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
時為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
然子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
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
鄆州須城縣盧（一作靈）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
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
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

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殁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一作得存衆說乗之汩其原怪迂百出雜偽真後生牵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并序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畆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

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一作忌諱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一有欲字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賁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

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其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内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内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鋭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

歷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别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竒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居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

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一有仁急於利物義米於有為十字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

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令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歷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一作寒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一無此字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其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

其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遒等曰雖
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
子之道兮逾（一作愈）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一有亦云二字）
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
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并序）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

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一有惜字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從

開封一有府字為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為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為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名試得集賢

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一作怠於久安尤一作而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令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為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一有相字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為

君擕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絶又喜行押一作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為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疎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一作二年後得湖州長史慶歷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

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為盜無敢辨其寃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台用一有令字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為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為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為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為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兮一作而此不為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

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一作宜）昭昭其永垂

梅聖俞墓誌銘（并序）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一作謂）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一作茲坊大人誰也）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

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之走弔二字一作共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邺其家粤六月甲申其孤一作子增一無此字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某所一作宣州陽城鎮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一作姓梅氏名堯臣宣州人也自一無此字其家世頗一有皆字能詩而從一作叔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一作兒童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

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一有之字）於詩然用以為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一有時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

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其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一作風雅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其為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

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一作平恩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坰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為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

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鍠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江鄰幾墓誌銘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為人外若簡曠而内行修飭不妄動於利欲其彊學博覽無所不通而一無此字不以矜人至

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者其為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閑遠往往造人之不至善隷書喜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歴信潞二州司法參軍又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閬州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

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慶歷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檢（一作鼓）院為羣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句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為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或權以術

舉無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為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鑑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嗣事以謂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為嫌而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為深切兾以感悟人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為立後還其貲劉氏一有因字得不絶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夫始相慶以為

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自以為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疾終于京師即以其年六月庚申葬于其所(一作陽夏鄉之原)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亡恙時為理(一作治)命數百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祖諱濬殿中丞贈駕部員外郎妣李氏始(一作隆)平縣太君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

夫人夏侯氏永安縣君金部郎中彧之女先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曰懋簡并州司戶參軍次曰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迪女三人長適祕書丞錢袞餘尚幼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漢轑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圉城其後子孫分散一作居而君世至今居圉城不去自高祖而上七世葬圉南夏岡由大王父而下三世乃葬陽夏銘

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不

苟嗟吾鄰幾兮卒以不偶舉世之隨兮君子之守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存不朽惟其自以為得兮吾將誰咎

蘇明允墓誌銘 并序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一無此二字）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

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
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
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
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
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
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
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
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

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絶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一作精粹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横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

後止蓋其禀也厚故發之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别之初修為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禄與陳州項城縣一無此字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禄寺丞勑有司具

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為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

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當世實欒城人以官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石延年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於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閒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禄之不可乃家於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

俗勁武而晏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於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繇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晏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於京師晏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晏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禄邪晏卿矍然起就之

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皇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遂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内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

台見稍用其說籍河北(一無二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旻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邉將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一有用字)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一作取)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一作歡忻)

及閒而可不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於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一無得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

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彊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為子漸為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權其情偽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

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子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
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
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
中子漸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
舉進士及第為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
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
以慶歷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
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一無此字

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一作狥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為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台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朞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

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一無此字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恠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于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一作龕一作於澗里其平生所為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材植機桴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

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黄夢升墓誌銘

予友黄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黄氏世為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一有延字）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

少家隨(一有州字)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為童子(一作予時為童子無下四字)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一作已能知夢升為可奇其)後七(一作八九)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一有辭字)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一作予時)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嚱相飲(一作勞)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一作自若)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

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從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一有乃字）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一有大字）笑曰子知我者（一作獨子知我）乃肯出其文讀之（一無二字）博辯雄偉其（一無此字）意氣奔放猶（一有若字）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一無二字）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

一本改欲以字為將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一作庸人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茍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一作憤憤無所發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一作其娶溫氏生三男二女將以慶歷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一作葬于先塋之側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為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為之銘

曰

予甞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未甞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曽不及庠不震不驚一作鬱塞埋藏孰與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為夢升而悲

蔡君山墓誌銘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為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為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

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懾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為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為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為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可以此汙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閒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

以記問應對為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為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藁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為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為長谿縣尉縣媪二子漁於海而亡媪指某氏為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為仇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媪色有寃吾不可不為

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為媪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

君山死矣此可為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其年其月其日卒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其年其月其日葬于其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為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為我銘君山乎乃為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少一作幼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一作杖送柩

退之有言死孰謂夭子墓予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
其父母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
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
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
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
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

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為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為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為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砠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

而交遊之難得為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一有之字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一有也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其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餘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應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

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令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祕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宮享年四十有八子伸郊社掌生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為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敢作一

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禿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予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令為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弟居於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濈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為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殁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

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為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喪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别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一作道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録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

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産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賙宗族朋友人有慢已者必厚為禮以愧之其為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司理叅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謐曰諷曰謹曰説曰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

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一作距其縣東南若干里其原有墓曰狄君之墓者廼予所記一作紀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栗者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予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

死生之賜烏虖予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卿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殁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没而為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為長沙人幼孤事毋鄉里稱其孝好學自立(一作力)年四十始用其兄棐蔭補英州真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為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穀為富縣尚書銓吏常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

吏其豪猾習以賕賄汙令而為自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姦民大吏不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覆卒不能奪君所為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為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彊壯為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寃民能自伸此令一有養民二字之所欲也吾豈挾此而報以

罪邪因置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為愛我是歲西北初用兵州縣旣大籍彊壯而訛言相驚一作警云當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絶粒君發常平粟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即具狀事聞朝廷亦原之又為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破產之患逾年政大洽乃修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而興于學時予為乾德令嘗至其縣與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之民所記纔一人

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張及也推及之歲至于君蓋三十餘年是謂一世矣嗚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乎君其可不惜其歿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錄乎君用穀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實慶歷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謙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全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滎陽鄭氏生子男二人遵誼遵徵皆舉進士一無此四字女四人長

適進士胡純臣其三尚幼一無其字銘曰
彊而仕古之道終不夀不為夭善在人宜有後銘于石
著不朽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
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
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一作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
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賔

容其俸禄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碑本作殖）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一作吾）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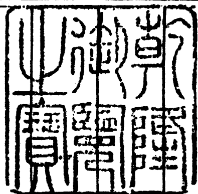
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一無也字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一本有字作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一作況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劒一作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

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孰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

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一作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碑本無此六字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一無尚書二字吏部郎中留守南

京太夫人以疾終一作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
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叅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
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一作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
加寵錫皇曽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
曽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禄大
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吴國太夫人皇考
崇公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
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

人進號魏一作韓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


乾隆御覽之寶

續文章正宗卷七